



大河湾

老四心

北方
冯向杰 作

诗笺

盐池来了火烈鸟

曹建濮

输送到华夏各地

火烈鸟来了
火烈鸟一家五口
来到美丽的运城
火烈鸟是闻着盐池上空
新鲜的空气而来
是闻着盐池下边
泥土的芳香而来
火烈鸟选择了运城
运城迎来了尊贵的客人
翩翩起舞的火烈鸟
单腿站立在盐池的中央
湖里的倒影
连着天边的彩霞
像美丽的画轴

这里是蚩尤和黄帝
征战的地方
蚩尤的血浸染了湖水
盐池的水便有了一抹红
在南风的熏染下
五色的盐池
成了一幅天然的油画

南风歌传唱千年
歌声浑厚有力
这里是关公的故里
忠义仁勇的关公
在月下挥舞的偃月刀
刀刀寒影

这里更是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源地
这里是最早的中国

火烈鸟来了
带着它绚烂的色彩
将盐池映亮
这个冬天的盐池
因为有了它们的身影
变得更加生动

千百次的回眸

未央

盛开与凋零
只是一瞬
与你擦肩而过时
分别的苍凉已暴露无遗

千百次的回眸
只为这盈盈一握的温柔
短暂的相遇
注定无法相拥 相守

西边雨

蒲风

还是西边的雨呢？
我按下手机暂停键
试图捂住你的嘴巴
轻轻
风拂过头顶
吹散了阴霾

你是喜欢东边的日出
还是西边的雨呢？
你幽幽的眼神泄露了春讯
我的烟蒂点燃过
无数的焦虑和希冀
八条河流的呜咽
让这个冬天变得不安

你是喜欢日出
还是雨水呢？
秦岭，终南
饱含着欲滴的苍翠

散文

鲁玉琦

整理家中旧物，翻出一个闲置的旧暖壶，我擦拭着，勾起流逝岁月的回忆。

快结婚了，母亲在婚房看了又看，一脸忧愁，无奈地说：“太寒酸了，再添上一个暖壶吧。”我按母亲的吩咐从箱底找出仅有的一张大团结，把它攥在手里，握得紧紧的。我去供销社买暖壶，一路上心里盘算：婚房的暖壶一要外表美，二要质量好。供销社的柜台上零散地摆放着几个暖壶，有铁皮的，还有竹皮的。我选了铁皮印花的，未婚妻的名字带有“莲”字，挑选了一个外壳有莲花图案的暖壶。暖壶的质量主要看壶胆，听村里有经验的人说，暖壶口对准耳朵，仔细听声音，那种“嗡嗡”声越大，说明暖壶保温效果越好，质量越好。反复听了好几次还是不放心，对着瓶口说话，回声震得耳朵都疼。然后再检查暖壶底的小凸起，尖尖完整，才放了心。

买回新暖壶，把它摆放在婚房的桌子中间，那是最醒目的位置。撩开门帘，第一眼就会看见银光闪烁的暖壶，以绿色为基调的外皮有莲叶高高低低簇拥在一起，叶面中间还有几颗晶莹剔透的水珠，似乎要滚落下来。暖壶外壳中间是两朵盛开的莲花，有淡红色的花瓣和金黄色的花蕊，像一对并蒂莲竞相开放，像一双初恋的情人面面相觑。栩栩如生的精艺制作令人惊讶，母亲一看，嘴角微微上翘，挂着笑意，赞不绝口：“这暖壶有寓意，看见暖壶就像看到新媳妇一样。”

新婚之夜闹洞房，人走得很晚，妻子觉得口干舌燥。我对

徐列娟

每日三餐，站在橱柜前做饭，抬头透过窗户，便看到对面围墙前站立的一排老树。老树躯干粗壮，树冠硕大，至于是什么树种，不得而知，叶子像槐树叶，但又从没有开过花。老树从春到冬，默默守护在一旁，成为每家每户窗口每天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最忠实的听众。

每次做饭闲暇，我都喜欢静静地看它们，不惊扰别人，也不受别人影响，把心清空，就这样，呆呆地凝视，觉得时间在这里凝固了。那些因繁忙而紧张的情绪渐渐舒缓下来，思绪完全放空。空气中飒飒作响的枯枝，不经意间触动心弦，我生出些许感悟，一根根枝杈迈着幸福的脚步，共同携手，艰难地与寒冬抗衡，走出的每一步都有一串故事，丰富生活色彩。

老树是顽强的。一夜寒风、一场冷雨袭来，风里裹了冬天的寒意，留恋在树上的青

一个旧暖壶

妻子说：“暖壶里有热水。”小两口以水代酒，偷偷喝了“交杯酒”。一杯热水下肚，像是添加了蜂蜜一样，热在咽喉，美在心底，带有温度的感受是新婚情感的融合，是红红火火崭新生活的开始。

过去，家里来了客人，都是母亲去厨房找柴火，划火柴，生火烧水。客人知道喝口热水不容易，总是自己跑到水盆旁，拿起挂在盆边的马瓢，舀了凉水喝起来，或者客气地说：“不渴，不渴。”婚房有了新暖壶，来人待客方便多了，我手提暖壶，边说边倒水：“暖壶里有热水，喝水方便。”那个年代，烧水和做饭用一个锅。倘若家里来过亲戚，吃过饭，用做过饭的锅烧水，暖壶的水面会漂浮着一些零散的、闪光的油花，喝起来一股怪味，口齿留“香”。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乡愁的味道，是我们那个年代盼望已久的油腥味。

冬月的一天夜里，妻子临产，我去卫生院请来助产士。妻子躺在家里的土炕上，腹痛一阵一阵加剧，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家里的窑洞很冷，像冰窟窿一样，我的腿冻得直打哆嗦，可妻子头上流淌着豆粒大的汗珠。又一阵腹痛来了，妻子拼命用力，我的手被她捏成了麻花。子夜时分，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妻子昏睡在炕上，面色苍白，像脸上盖了一层纸，嘴唇裂开许多细小的纹路，像是干枯的树叶，发出“水、水”微弱的声音。母亲抱着孩子急忙喊：“暖壶里有热水。”我倒了热水，又舀了一勺红糖。把红糖搁进热水，像天空飘着一丝云，游荡着，迅速向四周扩散。再搅拌后，一碗水成了暗红色。

我先尝了一下，水不烫，妻

子侧着头，痛饮着一碗红糖水。她脸上微微出汗，干裂的嘴唇舒展开了，也有了血色，说话也有了力气，垂下的手臂又抬起来了。“女人是水做的”一点不假，热水补充了能量。

妻子有了精神，伸手抱回孩子。孩子胖乎乎的脸蛋像被涂了一层粉霜，弯弯的眉毛，挺直的鼻梁，可爱极了。小宝宝静静睡在襁褓里，小嘴唇不时颤动，不一会儿听见像小猫叫声一样细微的啼哭声。又隔了一段时间，哭声越来越大，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呜呜”声直往我耳朵里钻，接着又是嚎啕大哭，我们的心都快被撕碎了。母亲有经验地说：“孩子饿了，暖壶里有热水。”我用暖壶里的水冲洗奶瓶，又往奶瓶里倒了些热水，打开早已备好的奶粉，舀了一勺，摇匀后，交给妻子。不一会儿，半瓶奶水见了底，孩子吃饱后眯着眼睛睡着了，睡得很香很甜。

暖壶是我结婚时的贵重物品，也是我们那一代人最温暖的享受。时间久了，暖壶底部的铁皮变黑了，一层层脱落。我更换了新外壳。盖子萎缩了，一盖就要掉进去，又换了新的盖子。瓶胆留住了过往日子的痕迹，结了一层厚厚的水垢。热水里倒进醋，摇晃震荡，水垢脱落，清洁如初，也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我舍不得丢弃。一个暖壶跟随我从窑洞搬到砖瓦房，再搬到楼房，从农村搬到县城，经历了许多坎坷，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如今，冷饮有矿泉水，喝热水有饮水机，暖壶被冷落了。今日重见，许多事情好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一把“锁住温度、凝固亲情、传承文明”的旧暖壶，成了我永久收留的宝物。

窗前的老树

黄叶子抖动着，身不由己地在空中盘旋，纷纷扬扬掉落，残叶遍地。冬的纯粹、冬的风骨覆满整棵树。入目，老树身上的粗糙表皮像一条条潜隐的小河流淌着，让人感到一种深邃的沧桑感。还有那一块块根茎，憋足一股气力，将脚下的板砖拱得高低不平，积累酝酿，厚积薄发，等待来年春风吹绿生命。

老树是热情的，虽经过岁月的侵蚀，身躯变得佝偻，但依然顽强，顶端分出几根粗粗的枝杈，在风吹雨打中努力开枝散叶。每到夏天，老树的功德真是不小，将这方小天地笼罩在一片绿色的憧憬里，也为树下停泊的汽车撑起天然的遮阳伞。尤其是一场雨过后，小区明朗清新，老树更显得神采奕奕。每片树叶边缘都悬挂着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就连一个个如蚕宝宝般的绿色的毛毛虫，也如赶集般从高空滑落，被细长的丝垂吊在枝叶下，荡来荡去，与树下戏耍的孩童玩起了躲猫猫，时不

时再来个亲密接触。

老树是朴实的。初夏的清晨，还未睁开眼，便听见窗外那排老树上，熟睡一夜的鸟儿已开始“叽叽喳喳”唱起了晨曲，与老树开始了一场敞开心扉的聊天。这些素不相识的鸟儿，它们的不请自来，它们的可爱无邪，为守护小区美丽的老树分担了寂寞，带来了温暖。于小区居民而言，何尝不是一种直达心灵的精神慰藉？到了晚间，月朗星稀，透过窗棂，静静地与老树相望，满树浓绿，微显醉意，深含一份蕴藉，朴实而不张扬，独占一种风韵。我不由自主地被这份纯净平淡所迷恋，一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感觉涌上心头。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老树每天默默记录着这片天地间的烟火气，周身简约而绚烂的元素和符号，从春写到冬，走过了秋冬，奔向春夏。我与老树结下了不解之缘，体味日月行走，吸取四季不同的营养。幸福，就这样，在老树影影绰绰的枝杈间，一点点，漾开来……